

海源阁杨氏著述考

丁延峰

有清末年,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楼,广聚南北佳槧,藏书达数十万卷,不仅数量多,且重宋元善本,享誉海内外,世称“南瞿北杨”。但海源阁几代主人不惟收藏,在搜罗之余,勤于笔耕,故又著述甚丰。杨以增同年友梅曾亮曾曰:“(以增)名物、象数、音声、训诂亦勤恳研究。陆立夫(建瀛)尝语予曰:吾向以至堂好蓄书,今乃知其得一书必阅一书也。”^①以增治学成绩卓然,著有多种学术著作,且有卓见。在《礼理篇书后》一文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对清中叶关于“礼”与“理”之争的学术观点,从而“息群儒之聚讼”(高行信《志学箴题识》);在《海源阁藏书记》中提出了有关治学的“海源”学说,影响颇钜;他在与友人的通信及一些题跋中多次表明治“经”的理论,如“读经而不由郑学,犹欲入室而不由门户也。”(《六艺堂诗礼七编叙》)“学先识字,循轨辙于汝南,教重传经,溯渊源于高密。”(《杨至堂致许印林八通书》之一)洵为不刊之论。在《志学箴》中说道:“非汉唐则典章制度莫详,故注疏为尚;非程朱则世道人心莫挽,故践履为先。其于学之实事求是也。”又道:“程朱由践履入,陆王由觉悟入,所由异,求己同也。步趋程朱自无流弊,攻击陆王,吾无取焉。”亦为精辟之见。以增还精通韵学,著《古韵分部谐声》以嘉惠后学。海源阁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先后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及文渊阁校理。绍和治学“禀端勤公之教,又从梅先生曾亮、包先生世臣游,经术词术,皆深入古人阃奥。其治学尤邃于郑学。”^②而绍和尝言:“阐洙泗之微言,导新安之先路,未有如郑君者也。”^③《聊城县志·杨绍和传》曰:绍和于“名物训诂,研究精密,毛诗公羊皆有札记”,惜未成书。但绍和之于学术,其最大成就在于治目录版本之学,所著《楹书隅录》九卷,为我国晚清四大著名私家藏书解题目录之一。柯劭忞曾曰:“杨氏以藏书为世业,宋槧元钞,集诸家之大成,故藏弃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④海源阁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亦

①《兵部侍郎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家传》,《柏枧山房文续集》卷末,海源阁咸丰六年刻同治三年补刻本。

②③④柯劭忞:《楹书隅录跋》,宣统三年(1911)董康补刻本。按:光绪二十年(1894)保彝刻本无此跋,光绪二十一年再版时补入。

为学者,晚年对海源阁所藏进行了系统的爬梳整理,并有诗词刻本问世。统上而论,海源阁主人属于“读书家的藏书家”一类,确为不虚。

但是,在以前诸家对海源阁的研究中,对杨氏著述整理搜集不多,惟见曹景英、马明琴两先生主编的《海源阁研究资料》(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有所网罗,凡十三篇(其中与《退思庐文存》重复者四篇),但这个数量远远不是杨氏作品最终数字。那末,杨氏作品现存到底有多少?现经笔者详细考究,统计并撮录于此。

杨以增:

序跋十七篇:《牧令书辑要叙》、《灵棋经叙》、《蔡中郎集叙》、《隶篇叙》、《石笥山房文集叙》、《九水山房文存叙》、《柏枧山房文集叙》、《退思堂诗抄后叙》、《重修傅氏族谱序》、《礼理篇书后》、《三续千字文跋》、《蕉声馆叙》、《襄阳节署古井铭并序》(以上十三篇存《退思庐文存》,藏国图、鲁图等)、《续修张氏族谱序》、《刘武仲字册跋尾》、《六艺纲目跋》(以上三篇存《海源阁研究资料》)、《志学箴识》(藏国图、南图)。

尺牍八通:《杨至堂致许印林书八通》(存王献唐编著《顾黄书寮杂录》,齐鲁书社,1984年版)。

传、记三篇:《映宸傅公传》、《重修光岳楼记》(存《退思庐文存》),《傅母朱恭人家传》(存《东郡傅氏族谱》,藏国图)。

宋端砚铭文三篇:此三方砚是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1957年为兴建聊城“海源阁纪念馆”捐献文物之一,现存鲁图。

题识二篇:金本《新刊韵略》、校宋本《孙可之文集》(存《楹书隅录》)。

《志学箴》一卷,咸丰三年海源阁刻本,存国图、南图。

《古韵分部谐声》不分卷四册,海源阁抄本,《崇祀乡贤录》著录,存鲁图。

《杨端勤公奏疏》三十六卷三十六册,绍和于1871年编定,海源阁抄本,共有折、片八百六十二篇。现存二十一卷二十一册,共四百四十篇,存鲁图。

杨绍和:

序跋四篇:《海源阁珍藏尺牍序》、《柏枧山房文集跋》(与兄绍穀合著)、《楹书隅录自序》、《楹书隅录续编序》(存本书及《海源阁研究资料》)。

题识二篇:旧抄本《姜氏秘史》、元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存《楹书隅录补遗》,载《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齐鲁书社,2002年版)。

《楹书隅录》五卷,《续编》四卷,保彝光绪二十年海源阁刻本,存国图。

《海源阁书目》不分卷六册,与子保彝合著,海源阁抄本,存鲁图。

《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海源阁抄本,存国图。

《海源阁藏书目》四卷,清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师邬室刻本,存鲁图。

《仪晋观堂诗抄》一卷,民国九年海源阁刻本,收诗一百三十八首,存鲁图。

《延令宋版书目批注》^①,石印本。

杨保彝:

序跋二篇:《楹书隅录跋》、《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跋》(存本书)。

题识九篇:金本《新刊韵略》、宋本《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宋本《南华真经》、元本《稼轩长短句》、宋本《花间集》(存《楹书隅录》)、校明蓝印铜活字本《墨子》、校旧抄本《宝金英广集》、校旧抄本《湖山类稿》(存《隅录续编》)、旧抄本《姜氏秘史》(存《楹书隅录补遗》)。

《归瓶斋诗词抄》一卷,民国九年海源阁刻本,收诗词四十六首,存鲁图。

《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民国二十二年王献唐校订排印本(《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存鲁图。

《海源阁书目》不分卷六册,与父绍和合著,海源阁抄本,存鲁图。

以上仅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杨氏著作,而散佚之作,则难以统计。杨氏著述除专著外,多以题跋、尺牋等形式出现。以题跋为例,在《海源阁研究资料》和《退思庐文存》中,仅收以增父子十九篇。而实际情况是在杨氏所藏四千余种书籍及所刊近四十种海源阁刻本中,所撰题跋决不仅仅是这些。这些题跋大部分附于所藏书和所刻书之中,而这些书籍又多历劫难,毁佚不少。这些题跋大多是以手稿形式另纸附于书之扉页,极易丢失。如海源阁藏宋拓真本《大观太清楼帖》(现藏故宫博物院),崇恩称之为“东郡杨氏家藏稀世墨宝”,其于二、四残本合卷卷尾识云:“协卿跋,几至万言,勤矣博矣。”但查验全帖,绍和之跋不见。又如宋嘉定四年刘甲刻本《经史政类备急本草》,傅增湘1931年2月12日在天津盐业银行目验是书时,见“协卿自记累数百言”^②,但笔者于2005年8月22日在国图查阅此书时并不见此跋。而对于那些未佚题跋来说,至今存于国图、鲁图、山博及台北中央图书馆珍本佳槧中,如不去翻检,其很多题跋则不能呈现于世。再如尺牋,杨氏家族素重交游,与师友等往来信札不断。杨绍和《海源阁珍藏尺牋序》中说:“先君端勤公于平生笃交游,每获师友信札,辄什袭篋中,或畀绍和收弄。阅时既久,所积遂夥。顾官辄十有数省,舟车所至,不无零失。咸丰辛酉(1861)捻寇之乱,其存诸陶南别墅者,又多坠红羊,得千馀纸,付之装池,都为二十册。”这二十册只是战乱之后的残存部分,今鲁图仅存第二十册,且目验实为残本,馀二十二通及林则徐致杨以增十七通。以此数字推之,“师友”来札至少有五百馀通;而实际上要远过此数。林则徐道光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自西安致杨以增的信中言:“至堂大兄大人阁下:昨连接初八、九日两

①按:郑伟章《文献家通考·季振宜》云:“有一石印本《延令宋版书目》,用朱、蓝、绿三色过录朱澂、杨绍和及某氏三家批注,注各书后归何处,可为寻绎季氏书者参考。”又考《楹书隅录》,杨绍和徵引《延令宋版书目》处极多,故绍和批注此书当为不虚,然此书今藏何处,伟章并未言明,姑留此待考。

②《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

次惠答,备挹挹光……”,可知通信皆为双向交流,然杨以增致林则徐的信件已一封不存。现在保存下来的杨以增致师友的书信则只有八封(致许印林)。由此可见杨氏尺牋散佚之多。就诗文而言,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曾言:“杨氏三代先人未刻的书籍很多,过去都放在我家后上房的木炕上的‘多宝阁’中,可惜战乱中很多都遗失了。杨氏先人的著作……《海源阁金石书画目录》,……先祖协卿(绍和)先生的《海源阁诗文集》(十二卷)等等。还有很多历代先人的手稿,我自己还未翻阅过,就都已失散了。”^①而现存杨氏三代诗文只有三卷,比起绍和的十二卷本《海源阁诗文集》尚差九卷之多。杨以增究竟有无诗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团,据绍和《楹书隅录》“宋本《陶靖节先生诗》题识”曰:“先公为诗,宗王、孟而探源彭泽,陶公诸作,莫不讽诵焉。宦游垂四十载,虽文书填委,军报倥偬之际,退食少暇,未尝废吟咏,至老犹孜孜不倦。”可知不但有,而且还有自己的作诗理论及师法,另从一些尺牋中亦可证此事。至于其他“手稿”就更多,梅曾亮曰:“公(杨以增)辰见宾客,治文书,事毕即手书一卷。”^②这些诗作及“文书”很可能保存在“多宝阁”中,但“多宝阁”佚于匪劫。如此种种,杨氏的散佚之作该有多少?所以辑佚杨氏作品仍是海源阁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笔者亦酷爱藏弃,与杨氏同乡,所居与海源阁故址近在咫尺,朝夕相守,常感海源阁藏书散佚之痛。寒来暑往,凡遇海源阁有关文献不忘搜求,鲁图、山博、国图、中科院、上图、南图、南大数度光顾,并于当地调查访求,终稍有所获。笔者以为这些佚作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海源阁主人的生平、思想、学术及藏书文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将搜集到的并不见诸于上述文集之杨氏十四篇佚作(杨以增八篇,杨绍和六篇),公诸于世。

一、题识

1.《渊雅堂集》题识

《渊雅堂集》原编先诗后文,读惕甫先生《自序》云:“于诗未尝措力,所志焉而未逮者,古文辞也。”用是以文先之,外集附各编之末,仍以《写韵斋》、《波遗》二稿殿焉,分上下函十八册,道光十有五年(1835)乙未仲夏,杨以增谨识。

按:《渊雅堂集》五十九卷(十八册二函),(清)王芑孙撰。清嘉庆刻本。藏鲁图。19×13.5cm,10行21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题识为杨以增手写,以白纸另粘附于扉页。此书《子目》如以增言,依次为《惕甫未定稿》二十六卷、《渊雅堂诗文续集》一卷、《渊雅堂诗文外集》四卷、《读赋卮言》一卷、《渊雅堂编年诗稿》二十卷、《渊雅堂编年诗续稿》一卷、《渊雅堂编年诗外集》二

①李士钊:《聊城“海源阁”藏书重要史料片断——1966年二月十日在天津访问海源阁第四世主人杨承训(敬夫)先生》,《山东出版志资料》,1984年第一期。

②《兵部侍郎江南江道总督杨公家传》。

卷、《写韵轩小稿》二卷（清曹秀贞撰）、《波馀遗稿》一卷（清王翼孙撰）。《续修四库全书》收之。据以增作序时间可知，杨氏藏书早在其任湖北安、襄、郢、荆道员时已经开始了。

2.《古文奇赏》题识

陈明卿先生选《古文奇赏》，自周秦汉魏下及唐宋，广收博采，□成大观。惟《前编》分大作手、持世、荣世，《续编》分经、传、子、集。《序》曰：“《文武》曰：杀生纵属寓言，究乖选理，其逐加圈点，割裂《文苑英华》，尤时文习气。”然渊海珍异，触目琳琅，汲古探原，未始非文津之宝筏也。道光丁酉（1837）三月上□，杨以增识于襄阳节署。

按：《古文奇赏》二十二卷《续古文奇赏》三十四卷（三十二册四函），（明）陈仁锡辑评。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刻本。藏鲁图。20.2×14.1cm，10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题识为杨以增手写，以白纸另粘附于扉页。此书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为此书作识时，杨以增署湖北按察使，官署襄阳。

3.《笏山诗集》题识

先大夫读笏山先生《送袁简斋（袁枚）改官江南》七律四章，以为清超华妙，得晚唐人胜境，觅《全集》未获，用是憾焉。增承乏梁园，于坊间破书堆检出此本，装池成帙，而先大夫乃不及见矣，爰茹痛志之时，道光癸卯（1843）三月中□，以增书于习勤补拙之斋。

按：《笏山诗集》十卷（二册一函），（清）申甫撰。清乾隆刻本。18.3×14.1cm，11行21字，黑口，左右双边，无鱼尾。题识为杨以增手写，以白纸另粘附于扉页。藏于鲁图。

先大夫指杨以增父杨兆煜。兆煜字炳南，自号“实夫”。举嘉庆戊午（1798）科。癸酉（1813）铨即墨县教谕。学识广博，论帖、品诗、读画俱有鉴裁，不矫富贵，常至山水泉石，尽意乃返。晚年赴子湖北安襄郢荆道杨以增署就养，遍览襄阳、隆中、岷山、鹿门诸胜，觞咏其间。室名曰“厚遗堂”、“袖海庐”。海源阁藏书实始于兆煜，此可为一证也。时杨以增服阙授河南开封、归德、陈州、许昌道员，署河南按察使。

4.海源阁抄本《居士集》题识

此原钞目录，其次第当有所本，故未敢更张。惟前辈论欧阳公碑志文上接昌黎最为超特。是以汇钞成册，以备揣摩。首奏议、次论、次记、次序、次书、次祭文，而以碑志终焉，其史论则别为一册。道光丙午（1846）壮月十七日，东郡海源阁主人识于金城臬署习勤补拙之斋。

按：《居士集》（宋欧阳修撰）杨氏抄本有两种，均藏鲁图。第一种即文中所言“原钞”，为杨兆煜厚遗堂抄本，不分卷，四册一函，17.6×12cm，9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红格，单红鱼尾，版心下镌：厚遗堂。前有清嘉兴王启元题序，序曰：“则痛删之，存其什之二三……。”知为王氏选辑，共录七十四篇。文中眉

批、行间批注比比皆是,篇后又附归有光总评,知为归氏评点本。杨氏抄本第二种为杨以增海源阁抄本。此本《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题作:震川先生评选欧阳文忠公文钞,明归有光辑评。目验《居士集》海源阁抄本实由厚遗堂抄本而来,两本目录同,前均有王启元序,正文亦同,惟次序有异。海源阁抄本目录后有杨以增题识。故鲁图题辑评者皆为归有光,实误。海源阁抄本,亦不分卷,四册一函。20×13.3cm,9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红格,单红鱼尾,版心上鐫:欧阳文忠文钞。下鐫:海源阁。两抄本版式同,而海源阁抄本尺幅更阔。

溯杨氏抄书之源,实起自杨兆煜矣。兆煜抄本现在保存下来的除《居士集》外,还有《古诗杂钞》一种,纸样版式两种俱同,从兆煜抄本所用统一的纸型来看,厚遗堂抄书定不止此两种,故海源阁抄书渊源有自。以增作此题识时,为官陕西,署陕甘总督。金城即今甘肃榆中县城,乃总督官署。

5.《范德机诗集》题识

《读书敏求记》:“《范德机诗集》七卷。至元庚辰刊于益友书堂,临川葛雍仲穆编次。”即此本也。同治辛未(1871),以朱提十金得之京城厂肆,彦和主人识。

按:《范德机诗集》七卷,元范梈撰。扉页书牌:至元庚辰良月 益友书堂新刊。每卷标题下均题:临川葛雍仲穆编次;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校刊。题识为杨绍和手写,以白纸附于扉页。王绍曾先生《楹书隅录补遗》著录此书,“此本《楹书隅录》、《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均未收,《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著录。王献唐调查登录时尚存海源阁,散出后去向不明。”但未收此题识。据考,王氏所言有两误。其一,《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集部》著录此书,曰:元本《范德机诗集》七卷四册一函。其二,1929年11月,海源阁遭劫后,王献唐赴聊城调查登录残余之书时尚存海源阁,《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著录。2005年7月20日笔者去山东博物馆查验海源阁藏书时见到此书,上有藏印“山东省立图书馆点收海源阁书籍之章”,知散出后由王献唐收归山东省立图书馆,今藏山东博物馆。

海源阁藏书为绍和所购者有两大宗,一为清宗室怡府明善堂散出之籍,二是于京城厂肆等处零星购得者。此书即绍和1871年官北京时于琉璃厂购得。

二、碑铭文字

1.海源阁碑铭

书自汉以后,家置一说,人各一师,立一书于此。而后之人,从而附合,缘饰之,又从而排击之,□摭之,且剽窃之,附而相推,激而相摧,演而愈淆,引而愈支,使人惶惑而无所归心。故书犹海也,流之必至于海也,势也;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虽然是海也,久其中而不归,茫洋浩瀚,愈远而不知其所穷,倘然不知。吾所如帆樯倾侧,卒不得自休,以终其身,为风波之民,其不惑哉?昔之人有言曰:“十三经、十七史外,岂有奇书?夫古今才

人,如此其众也,著书垂后,怪奇伟丽者,如此其多也。”而云尔者,是知源者也。知其源,则百家众说之歧趋异派者,无不可以寻源而得其归矣,有史焉足以记事矣。今且类其事而分之,通其事而合之,以千百书演一书之事而未尽也。由今以观周秦人之经于汉人之外,别无见也。由今以观魏晋人说经于唐人之外,别无见也。□今之说者,不惟视唐加详也,且视汉而加□□□,□唐人之……(以下缺)

按:此为碑文。题目云“海源阁藏书记”。碑原立于海源阁院内。后,阁遭毁坏,石碑断残。现存于海源阁纪念馆东邻姜氏家。风雨摧之,已有字迹湮灭不清,殊为可惜。碑尺寸为高57厘米×宽63厘米(残)。由于碑残,只存318字,无落款署名。但从碑之出处及文字内容来看,《海源阁藏书记》为海源阁主人杨以增所作无疑。海源阁为杨以增1840年丁忧期间所建,阁檐正中悬杨以增亲书“海源阁”匾额(此匾现存鲁图海源阁特藏书库)。至于阁为何起名“海源”,旁题跋语曰:“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海源”本为“祀事”,即追远先辈之思,但又合藏书、治学之意。如十三经、十七史,源也。而后为演一书所出“千百书”,谓之海也。故此碑文应为阁主杨以增建阁时所志也。1842年,以增同年友梅曾亮又循此意详其说,作《海源阁记》,曰:“同年友杨至堂无他好,一专于书,然博而不溺也,名藏书阁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归者欤!”(《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一)由于此碑文埋没已久,人们只知《海源阁记》,而不知杨氏早立“海源阁碑”并述海源之义如此。

2. 梁本恭墓志铭

皇清敕授文林郎山东沂州府教授前安徽东流县知县梁先生墓志铭,赐进士出身诰授中宪大夫湖北安襄郢荆道署按察使受业杨以增顿首拜撰。诰授奉直大夫河南鲁山县知县,前广东钦州知州丁卯科举人门人兴化郑□书丹。赐进士出身诰授通议大夫福建台湾道按察使銜兼管学政门人桐城姚莹篆。

盖先大夫重交游,而同研席、同补博士弟子、同与计偕先后、同为校官、谊深且久者,莫如梁味愚先生。道光戊戌,同归道山。余先生之孤携持行状来,曰:“先君子在殡,将营窆窆,子之服阙矣,敢请铭。”以增尝及先生门,思谊笃摯,奚忍以不文辞?谨按状:

先生讳本恭,字尚铭,号味愚。系出梁伯后世,居晋阳,宋建隆平遥迁介休。曾祖荣振,太学生,诰赠武德将军。祖钦彩,东昌府崇武驿承嗣,由江南繁昌县典史归东昌,遂为聊城人。父元捷,东河曹县巡检,妣刘孺人。本生父元龙,太学生,妣王孺人,均以先生官封赠如例。先生年十三考妣继歿,哀切如成人,旋入郡庠,食廩饩。乾隆甲寅举于乡,嘉庆壬戌成进士,补安徽东流县知县,充丁卯、戊辰、庚午江南乡试同考官。东流为水陆交冲,先生以古循良自期,酌古准今,靡政不举,不屑屑炫能干誉,所谓安静之

吏，惘然无华者耶！平反檄，鞠狱算，上台稔其贤，欲举为百城首，而先生不愿也。洎本生父卒于东流，服除，甫强仕耳。先生高识远□，改就儒容，教授沂州十余年，士风日上。先生顾引归，归七年而卒，时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六十八。先生嗣父母早故，依本生父母，居养葬皆以礼。同怀兄二人友于无间，读书颖悟绝人，论文有物为宗。从学者多所成就，分校士捷，南官五人，而经济文章之最著者，为台湾道姚君莹、户部郎中梅君曾亮，学与姚埒。财庚午之荐而未售者也。赴□聘时，宿旅店，闻邻妇哭，甚哀，询知为儒素家，因夫亡，鬻女为人妾也。先生付百金，俾焚其券而去。在沂州，为刘瞽女完婚，雪范贞女之诬，并为立传。与同寅捐廉施粥掩骼，盖先生仁心为质，乐名教，敦诗书，超然于轩冕之外也。已配刘孺人以考谨称，生子女各一，嘉庆丙子年卒。继配和孺人，通文学，视子女如己出。子俊邑，庠生。女适宋延泽。孙三：宝瀛、宝第、宝醇。以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葬先生于聊城南乡顾家庄之原，刘孺人念岁行在戌。先大夫所交游者□石朱丈歿于四月，先大夫以六月十九日弃养襄阳。未三旬，而先生之计至，映宸傅丈亦于八月考终。苦块之余，怆怀父执而心丧已矣，筑室未能木哲人，吾将安放，铭曰：

皖公保障民熙熙，富贵于我浮云驰。一盘苜蓿甘如饴，言之有物工文辞。旁罗珊瑚多瑰奇，觞酒豆肉朋侪嬉。香山九老其庶几，守黑守雌大下蹊。克昌厥后复奚疑，有幽斯窆龙岗碑。

按：此为碑文，原碑现藏于聊城城南南顾庄许氏家。南顾庄即文中“聊城南乡顾家庄”，亦梁本恭之葬地也。梁本恭，《聊城县志》有传。据此铭文可知，梁本恭与以增父兆煜“谊深且久”，且以增又“尝及先生门，思谊笃挚”。梁本恭子服闋，即于1842年“请铭”于以增，故以增作此文（此文由聊城大学图书馆马明琴老师提供线索，特此致谢）。

三、序跋

1.《六艺堂诗礼七编》序

乡先生北海郑君（康成）经、传洽孰，为世儒宗，其所注《易》、《书》、《论语》皆佚，今所传者《诗笺》、《礼注》而已。自后儒空言义理，而郑君之学微。然王禕谓朱子《诗集传》训诂多用毛、郑。朱子《论孟精义序》云：“汉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孟子集注》以《柏舟》为卫之仁人、《白鹿洞赋》广青衿之疑问，仍用毛、郑旧说。至《仪礼经传通解》徵引三《礼》，备载郑注。读经而不由郑学，犹欲入室而不由门户也。山阳丁俭卿同年覃精研思，诸经皆有撰述，笃好郑学，於《诗笺》、《礼注》致力尤深。以毛公之学，得圣贤之正传，其所称道，与周、秦诸子相出入。郑君申畅《毛义》，修敬作《笺》。孔疏不能寻绎，误谓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郑旨。因博稽互考，

证之故书雅记,义若合符,撰《毛郑诗释》四卷。郑君《诗谱》,宋欧阳氏补,亡,今有通志堂刊本,讹脱踳驳,爰据《正义》排比重编,撰《郑氏诗谱考正》一卷。郑君兼采三家诗,王厚斋(应麟)有《三家诗考》,附刊《玉海》之后,舛谬错出,世无善本,乃蒐采原书,校雠是正,撰《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

郑氏注《礼》至精,去古未远,不为凭虚臆说。迄今可考见者,如《仪礼·丧服》注,多依马融师说。《士虞记》:“中月而禘”,注“二十七月”,依《戴礼》“丧服变除”。《周礼·大司乐》:“鼓”,“鼗”,注依许叔重说,与先郑不同。《小胥》:“县钟磬”,注“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依刘向《五经要义》。《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刘向《五经通义》。《射人》注称“今儒家”,依贾侍中注。《考工记》:“山以章”,注作“獐”,依马季长注。《礼记·檀弓》:“瓦不成味”,注当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绥小绥”,注当作“绥”,依刘子政《说苑》。《玉藻》:“元‘端’朝日”,郑读为“冕”,依《大戴礼》“朝事”义。《祭法》:“幽‘宗’”、“零‘宗’”,郑读为“縢”,依许氏《说文》。郑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确有依据。凡此释义,补贾孔之遗阙,皆前人未发之秘。疏通证明,灿若耀火。撰《三礼释注》共八卷,深明小学,刊正旧文,申奥析疑,平易醇实,无穿凿傅会之辞,亦无高远诡僻之论,俾学者循览易晓,训诂既定,义理斯明,其有功于经学匪浅渺也。俭卿著书甚夥,既辑《郑君年谱》,又署其堂曰“六艺”,取郑君《六艺论》,以志仰止之思。余录其释《诗》、《礼》者,汇刻《六艺堂诗礼七编》,于以翼赞《笺》、《注》,嘉惠来兹。而乡先生北海之学亦藉是以阐明也已。

咸丰壬子(1852)秋九月年愚弟聊城杨以增叙于南河节署。

按:序为咸丰二年海源阁刻本《六艺堂诗礼七编》所作。《六艺堂诗礼七编》十七卷计有:《毛郑诗释》三卷《续录》一卷,《郑氏诗谱考正》一卷,《诗考补注》二卷,《诗考补遗》一卷,《周礼释注》二卷,《仪礼释注》二卷,《礼记释注》四卷,附《郑君年谱》一卷。18.65×12.85cm,10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有书牌:咸丰二年 聊城海源阁梓行。鲁图藏三种,国图、南图藏品完整。

《七编》作者丁晏。丁晏(1794—1875)清代经学家。字俭卿,号柘堂,晚年号石亭居士。山阳(淮安)人。笃好郑学,有“江淮经师”之称。撰著极富,达47种136卷。丁晏与杨以增为同年友,交谊颇深,以增卒于官,曾作《祭同年杨河帅文》以寄托哀思。学术上亦悉遵郑学,以增刻其书是借以阐明、弘扬“北海之学”。

2.《助字辨略》跋

先君往于钱学博《曝书杂记》中,识济宁刘南泉先生纂《助字辨略》五卷。每遇济上交游,谘求之,勉有知其人者。岁壬子冬,有乡人谒先君于丰北工次,诒一册,为先生及其弟鲁田先生所书。先君跋尾云:“书法入古,

于晋、唐、宋诸贤，具体而微。”又云：“刘君经学若彼，书法若此，所著《堂邑志》、《赋役论》，又有心济世者也。生既沦落，殆则已焉。《助字辨略》虽已梓，而未能流布。世之怀才不遇如刘君者，可胜道耶？”先君既撰是跋，越二岁乙卯，从钱学博所录得是本，检多讹字，复寄学博，分属李君、曹君、张君、唐君参校。学博综覈寄复。九月付版，明年正月讫工。时先君薨已逾月。噫！先君惓惓南泉先生之怀才不遇，为刊是本，期于工讫后叙明重刊之意，而竟未之及也。绍和窃尝闻先君论训诂之学，大备且精，莫过于乾嘉间。当先生时，此诣尚未甚盛，而先生倡专训助学之例，独标心得，后有作者，纵愈密审，顾非先生导之于前乎？绍和痛先君不逮叙，而敬检手泽，述所闻并记录刊之岁月，追慕曷已。

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杨绍和谨书。

按：《助字辨略》五卷，咸丰五年海源阁刻本，19.2×13cm，9行21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楔：海源阁。扉页书牌：咸丰五年九月启 乙卯年正月迄刊。跋中言“先君跋尾”一事今考如下。绍和作此跋之前，杨以增于咸丰三年三月曾作一长跋，述其得书经过，附于书后。1929年海源阁遭劫后，此书散佚，后为王献唐收归山东省立图书馆，但今查已佚。所幸此跋已由王氏录载《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1年第一集第一期），今《海源阁研究资料》亦收之。王氏于此跋前记曰：“本馆（山东省立图书馆）近收得济宁刘武仲、刘鲁田兄弟合作字册二十六帧，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有杨至堂跋尾，及济宁黄艮园题记二段。杨跋字迹，似出嘉兴高伯平手，以与刘氏生平及山东文献掌故有关，为移录于此。至刘氏《助字辨略》，海源阁有重刻本，此跋乃重刻以前所作也。”

3.《夏小正传》跋

右《夏小正传》分上、下卷，嘉庆三年（1798）岁在戊午，孙渊如观察校刊于兖郡，越五十七年，先君重校刊于南清河。以旧藏原刻本磨损末二叶，属家石卿大令铎假丁子敬明经寿征藏本勘补，明经前校识异同于简端行里，说甚夥。大令录而次之为校勘记，亦分上、下卷。先君嘉其审慎，与孙刻相发明，遂并刊之。时咸丰四年岁在甲寅冬月。刊成经年，先君郑重再三校，未即印本行世而奄忽告终。绍和谨案：《叶石农先生自编年谱》岁戊午四月孙观察寄赠先生篆书楹帖句云：周秦之上古学在，聊摄（聊城）以东吾道传。故知观察与先生道艺至挈，先祖暨先君皆受业于先生。先君受读是本，当在初刊之时，阅岁既多，虑版漫漶，并刊别校本以资互证。渊源师门之意，何可泯焉？敢略述之以谄读者。咸丰六年冬十二月绍和谨书。

按：《夏小正传》两卷（今藏国图），由杨以增于1854年冬在南清河（江南河道总督署，今江苏淮安）重校并刊成。9行18字，四周双边，注文双行同，白口，单黑鱼尾。每卷标题下均题：杨以增重校。《叶石农先生自编年谱》（即《跋奚年谱》），为杨以增生前嘱高均儒校勘，咸丰六年（1856）正月下旬刊成。高均儒跋曰：“聊城叶石农先生没后三十有四年，其高业弟子杨侍郎既属上元梅户

部(曾亮)撰教思碑,复以先生《自编年谱》属均儒书付诸版。……谱刻成而侍郎不及见。”由绍和跋可知,以增校刊是书一为书版漫漶,不便阅读,二存不泯师门之意。

4.《急就章考异》跋

《急就章考异》亦孙渊如观察校本。案观察自序:“惜颜本不依古本分章,《玉海》所称碑本异字,核之今帖,尚有遗漏。因以帖本为定,校各本文字为《考异》一卷。”卷首第二行标题史游撰,旁注颜师古本四字,其于碑本所无、颜本所有之章或低一格附列,或不录,只仍其旧,间有显然之误,如“路正阳”是,碑本、颜本作“政阳”,《玉海》本作“政杨”,误。《玉海》为“颜樊爱君”,误“君”为“尹”;“锻铸铅踢镮鍤”,误“铅”为“鈇”;“蠡斗参升半卮萆”,误“蠡”为“蠹”;“痺热痿痔眇瞶眼”,颜本作“蔑”,误“蔑”为“蔑”,据颜本、《玉海》本刊正。先君重校《夏小正》及是章,刊既经年,皆未作叙,刷布诚恐尚有疏舛,绍和仅就刊正数条记于章末,其他疑似,惟冀博雅君子鉴而教之。咸丰六年冬,绍和谨书。

按:《急就章考异》一卷,藏国图。9行18字,注文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卷首标题下题:聊域杨以增益之重校。由“先君重校《夏小正》及是章,刊既经年”可知,是书刊行时间、地点与《夏小正传》相同。

5.《杨端勤公奏疏》序

先端勤公自道光戊戌(1838)年,由湖北安、襄、郢、荆道署理臬篆,例得具折陈谢。迨丙午(1846)权陕西巡抚,明年真除,以及以移南河,任封圻者十载,奏章不下数百件。乙卯(1855),先公捐馆舍,原折悉经缴进。绍和谨就当时所钞副本分年辑录,而所奉谕旨尚多未详。乙丑(1865),绍和官翰林,入直史馆。嗣诏修方略,复与簪毫,乃于馆中所储,编加辑补,始克成编,都为三十六卷。其间仍有未备者,则馆中旧籍亦无阙佚也。此册原拟求政当代通儒赐之裁定,故每卷题款如是,行式并依官文例写之,绍和不敢有所删易也。己巳(1869),以清淮士民之请,仰蒙天眷,先臣得邀,易名之典,因重缮,总目列之卷首云。同治辛未嘉平月,男绍和谨识。

按:《杨端勤公奏疏》,海源阁抄本,18.8×11cm,6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红格,每格一字,注文每格两字,单红鱼尾,版心上镌:先都御史公奏疏。目录后即此序。绍和编订此书自咸丰乙卯至同治辛未共十六年,都三十六卷三十六册,八百六十二篇。现藏鲁图者只有二十一卷,四百四十篇,缺卷六至八、十一、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至二十八、三十至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题为“稿本”,实误,应为抄本,“原折悉经缴进”。另国图亦藏有《杨以增题奏》一卷。

6.《临文便览》序

小学之书自叔重作《说文》,其子冲表上之后,世亦多敕撰颁行之本。宋《礼部韵略》首载文书式,末附贡举条式,于一切书写格式、考校章程,

言之綦详,押韵释疑并叙及试士之作,盖小学为临文之先资,而一时典制所关,尤操觚者所宜遵守也。我朝稽古右文,钦定《康熙字典》、《音韵阐微》、《音韵述微》,考证精密,诚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惟卷帙浩繁,购藏匪易。龙翰臣方伯常辑《字学举隅》,颇便检寻;徐颂阁侍读亦辑有《辨韵摘要》。兹张君仰山合为一编,重付手民。以敬避并应行抬写字样恭列卷首,磨勘条例摘数则附焉,亦犹《礼部韵略》诸书例也。学者由是引申触类,以上窥秘籍,未始非小学之津逮也,岂仅为临文之助已哉?同治甲戌孟春,聊城杨绍和彦合甫识。

按:此序乃绍和于1874年为张仰山所编《临文便览》而作。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辨韵摘要》,下册《字学举隅》。封面题:京都琉璃厂藏版;另一书则题:松竹斋藏版。两书版式同为8行22字,注文双行同,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镌书录人名,如柳长庚、陈启泰、曾培祺等。两书均置绍和序于卷首。从此序来看,绍和倡导小学之功不可没矣。

四、尺牍

杨以增致丁晏书

俭卿三兄年大人阁下:

昨承来翰,一切均聆。比惟祉与时偕《阶庭集》,庆深慰鄙怀。刻字人已支过九三大钱一百千,宝银一百两,合足钱二百千零。催其赶紧刊刻为妥。将来可单行亦可,作《诗礼》七种似无不可。惟鉴定云,必应删去,勿贻笑大方也。皮面上刊“海源阁藏版”或“梓行”,尚无碍于理耳。河库各种书谨呈一分,存慎翁处两箱,内有《安澜纪要》、《南河祀典》二种,带往丰工,回时可奉上也。汪世兄馆地难觅,容为设法成全也。弟即日赴工。专此,布复,顺请文祺,诸惟荃照不一。

年愚弟杨以增顿首

按:此信为杨以增手稿,录自稿本《山阳丁氏投赠书牍》(二册,藏南图),为《书牍》首篇。信未署年月,但据《六艺堂诗礼七编》刻于咸丰二年可知,信应写于此书刻成之前。据信又知,《六艺堂诗礼七编》发行遵以增之意既有单行本,又有合订本。如国图既藏有如《周礼释注》二卷、《仪礼释注》二卷等单行本,又藏《七编》十七卷合订本。信中所言“慎翁”,即包世臣(字慎翁),曾馆杨以增南河节署中,助以增校刻书籍。据丁寿恒编《柘唐府君年谱》言:“两先生(指梅曾亮与包世臣)馆端勤公署中,每延府君(丁晏)谈艺,旬日不休。端勤公欲尽刊府君说经等书,先以《郑氏诗谱考正》镂版,接刊《诗礼七编》,共十七卷。”可与此信相参证。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